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三十七回 陳錦堂戒煙得美缺 楊天德匿怨訪同僚

且說林公奏折到京，照例遞到軍機處，先由軍機大臣拆閱，然後由值班大學士於早朝時進呈御覽，這是當時的定例。那林公的奏折，卻巧落在穆彰阿手裡，他和林公本是死對頭，當下把奏折拆閱一過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個怎好算禁煙善後章程，簡直是官逼民反的條件。」當時軍機幾位夙有煙癖的大臣，聽了穆彰阿的話，很覺奇怪！忙走到他公案邊，把奏折略觀一過，始知就裡。他們自相護短，如今聽穆彰阿這樣一說，都隨聲附和道：「林制軍太覺好大喜功了，聖上為嫌黃鴻臚所奏，吸煙者罪應論死，定法太嚴，與十惡絕無區別，才通諭各直省督撫各抒所見，妥議章程具奏。現在林督所擬六條章程，催波助瀾，比較黃鴻臚原奏益覺嚴峻，使全國數百萬吸煙、賣煙、販煙、制煙具的百姓，同罹死罪，倘然激而生變，這許多人鋌而走險，聚眾鬧起事來，那末誰屍其咎？」穆彰阿懶懶地說道：「黃、林本是一丘之貉，皆喜歡多說多話，惹出禍來，橫豎有地方官擔任處分；僥倖有功，便是他們的勞績，何樂而不為。不過此事關係全國民命，林督敢於冒昧具奏，我們當軍機的，職掌全國章奏，豈可和他一般見識，草率進呈。現在暫時不必去議論他，姑且擱過一邊，待等各省督撫復奏陸續到京之後，就中將龍成持重的折子，先行進呈。類似這些混帳折子，未了進呈，使皇上看了，也分別得出一個好歹，以免苛法擾民，有玷聖上美名。不知諸位意下如何？」眾大臣聽了，自然盡表同情，穆彰阿隨手把折子納入抽鬥中，直待各直省督撫的復奏，俱已到齊進呈，林折依舊擱置。道光帝素知林公為當世第一賢臣，十數年間，由外放杭嘉湖道，擢升至湖廣總督，凡有疑難要政，著各督撫妥議具復，最重視林公的復奏。此時將進呈的各省督撫奏章，一一翻閱，卻只見林公的奏疏，心中十分疑惑。皇帝深知林公辦事勤慎，決不至延長不奏復的，其中一定另有作用，便向穆彰阿問道：「湖廣總督林則徐此次有無奏折到京？」穆彰阿曉得捏不攏了，就奏道：「有是有的，只因遞到較遲，不及編錄，當於來朝進呈。」等到次日早朝，穆彰阿親自進呈林公奏折，並奏道：「林督所擬章程，比較黃鴻臚原奏更為嚴峻，倘然准予頒行，只恐民害未除，激成叛變，懇請乾綱獨斷，暫緩頒行。」道光帝本來好算得一代令主，惟於朝臣之中最信任穆彰阿，以致被他弄權鬧壞了不少大事，這也是一重大病。當下聽了穆彰阿的奏語，竟將林公的章奏留中不發，若然當時准予頒行全國，認真嚴禁，鴉片煙害早已禁絕，中國可以富強了。權奸誤國，可深浩歎！

當時道光帝把林公奏折留中不發，面諭穆彰阿通飭各直省督撫嚴厲禁煙，杜絕金錢外溢。穆彰阿奉諭而退，回到軍機處，擬就公事，發寄各督撫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此時的煙害，當推廣東、湖北及沿海各省為最甚。林公升任湖廣總督，適當販煙吸煙最盛之地，所以不惜工夫，擬具章程並戒煙良方，專折奏請頒行，哪知猶如風箏斷線，杳無回音，僅接到軍機大臣字寄，內開：奉上諭，督促各直省長官嚴申煙禁，煙犯拘案，加等治罪；地方官查禁不力，立予處分。禁煙成績最優者，列為考績，奏請破格擢升。

林公披閱一過，見上諭中並未提及復奏的章程與禁煙良方；料必留中不發了，暗想：既不頒行吸煙論死新例，徒托空言，怎能有效，一般嗜煙成癮的，痼疾已深，一經戒煙，廢事失業，都願引鴛自殺；一般煙販奸商，大利所在，怎肯放棄，因此煙禁雖嚴，煙害依然瀰漫全國。現在既奉上諭嚴催，兼之楚省為鴉片總匯之處，豈可不認真嚴申禁令呢。當即請巡撫、藩司到轅，商定辦法，印刷許多禁煙告示，遍貼通衢；一面牌示轅門，分批調驗在省印委文職，自道府起至知縣止，不論有癮無癮，概須自投轅門聽驗。林公此舉，也是以身作則的意思，故先從官吏入手，使一班吸煙販煙的百姓觸目驚心，覺悟到地方官長吸煙，尚且要調驗戒絕，吾等小民，自然更不可不戒了。那地方官自身經過調驗勒戒，怎敢再庇護煙民，用意再好也沒有。

哪知利未見而害先形，竟然弄出一件同僚覬覦訐告的大亂子來，殊非林公始料所及。

這事說來話長，原因由於爭奪美缺而起。那時候官場制限極嚴，非有異常勞績，不能越級擢升，就是補缺署任，也要按照次序先後委任，不容顛倒的。惟是差委並無階級，只要有了奧援，用八行相托，上峰自然會特別調劑，拔委一二次優差，這是當時官場慣例。那楚省的鹽法道卻是著名優缺，尤其是安襄鄖道，覬覦的人更多，結果為陳錦堂所得。候補道楊天德與錦堂本係舊識，同時到省，合賃一所公館。他們二人都有阿芙蓉癖，夜來聚在一張榻上，兩燈相對，吞雲吐霧，抽得高興的時候，談天說地，述古論今，也居然風發潮湧，談一回又抽，抽一回又談，不到天明，誰也不睡。由是兩人的交誼日深一日，猶如同胞兄弟。這個安襄鄖道缺，楊天德早有企圖，曾托京中大老致函林公，但是林公生平不受運動，用人行政，至公無私，無論何人所薦之人，也要看那人才幹如何而定去取的。楊天德人品既不見佳，又身入黑籍，外邊的聲名很不好，林公如何肯擅時重用呢？至於那陳錦堂呢，才具優長，辦事也不辭勞怨，林公曾委他查過楚省淮鹽滯銷原因，竟能不受鹽商私賄，秉公辦理，且能查明湖北施南、宜昌等府縣，均屬例食川鹽，湖南郴、桂、衡三府十一州縣，例食粵鹽，淮鹽質劣價昂，銷路因之滯鈍等情。林公看了他的稟復，知他查案認真，熟悉楚省鹽務，就與藩司商定，委署安襄鄖道。錦堂謝委辭行，挈眷赴任。

哪知楊天德起了誤會，以為是陳錦堂托人走了門路，爭奪此美缺，因此銜恨在心，密圖報復，一向苦無機會。現在得悉嚴申煙禁，調驗文武官員，不覺大喜過望，以為這絕好的機會來了，哪裡還肯輕輕放過。不過他是走紅運的能員，只怕他已謁制軍，已將煙癮戒絕，若冒昧地報告督轅，說他染有嗜好，調驗時不見煙癮發作，也得坐個誣告的罪名，非先行調查明確，再作計較不可。打定主意，一邊向督轅告了個措資假，離了省城，逕到安襄鄖道衙門拜訪。

錦堂見老友光降，心中十分高興，竭誠招待。天德推說省城煙禁森嚴，不敢任意抽吸，特地請假到此，與老哥同尋吞雲吐霧的樂趣。錦堂含笑地答道：「小弟蒙林制軍賜給忌酸丸與補正丸各一料，已將煙癮戒除，丸藥都不吃了。」天德聽說，大失所望，口頭免不得恭謹道：「老哥脫離苦海，竟然跳上青雲，就此扶搖直上，不消幾時行見除臬開藩，而騰疆寄呢！可賀可賀！不過老哥既絕嗜好，可容小弟在此吸食？只因路上不敢抽吸，已在這裡發病了！」錦堂笑答道：「老友光顧，敢不下榻相留，到內書房去開燈吧。」說着，導引天德入內書房，跟班提著行李跟入，即將煙燈、煙槍放到炕榻上，隨手點燈燒煙，裝上煙鬥，天德在左邊，錦堂坐在右邊，天德拿槍授給錦堂道：「老哥抽口，未必見得馬上就會上癮的。」錦堂拒絕道：「請自用吧，小弟不抽，剛剛斷癮得不多時，猶如熟紙捻，碰著火星；立刻就會燃燒起來的。」天德說道：「既然決計不吸，那末我自己過癮了！」說罷，執槍在手，煙鬥對準火頭，嗤嗤嗤，把紅囊大小一筒三隔冬的清膏冷籠煙，一口氣直吸個乾淨，伸手提起小茶壺，咕嘟一口熱茶，咽入腹中，有意張口把煙氣向錦堂面上噴去，問道：「老哥聞著煙味是香還是臭？」

錦堂笑答道：「這種最上等的陳膏，酸香撲鼻，令我聞了饞涎欲滴。」此時跟班已將第二個煙泡裝好，天德接來遞給錦堂道：「只此一筒，下不為例，若然抽了一筒，馬上會上癮，我願輸個腦袋給你。橫下來嚐嚐此煙如何。」錦堂推辭不過，橫在右邊，天德執槍把火，錦堂只款口含著槍頭，嗤嗤嗤響了一陣，留著些不曾抽盡，頓覺精神百倍，就吩咐僕役命廚房速備盛席，送到這裡，管待嘉賓。

要知天德如何訐告錦堂，且待下回分解。